



我的极品老公

□ 胡明瑶



说是极品老公，不是他有多优秀，也不是他有多奇葩，而是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已越来越少了。

老公已不年轻了，也不算帅，身材瘦高，长得白净斯文，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整个一白面书生。

老公生性节俭，可能是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对他自己裤子皮鞋的标准是不超过一百元钱。去年冬天，他买了一件一百多块的冲锋衣，就穿着这冲锋衣上班、买菜、出门做客，过年也是这件衣服。每次出门，我必为穿什么衣服费神，他却来去潇洒，全不介意自己形象。在

吃零食，他丝毫不为所动，视若无睹。

他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宅在家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宅男。长期呆在电脑上，让他对网上购物非常精通。他总能买到合他心意的又不贵的物品，嘲笑我买东西纯属冲动，而他是理性购物。家里的家具都是网购的，货到家后需要自己组装，他对照图纸，吭哧吭哧地花上半天的时间，也能组装得像模像样。他很少出去交际，偶尔参加同学聚会，工作之余就是研究他的股票。他有时也看书，他自认为自己看的都是有用的书，专业的书，嘲笑我看的文学是无用的书，是看了一辈子也不会长进的，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书。

老公不是绅士，不懂照顾别人，过马路时不知道拉着我的手，进出超市时掀起帘子自顾自进出，丝毫不管紧随其后的我，在饭店吃饭，也从未给我拉过椅子，在家就更不用说了。老公不懂浪漫，不管情人节或其他什么节，别指望他会有什么表示。一年只给我买两次礼物，一次是生日，一次是结婚纪念日。老公在电脑前专心工作时，我常常凑上去骚扰他，耳鬓厮磨，他坐怀不乱，现实版的柳下惠，我若不识趣，如是三次，他必以手拒之：“矜持点。”

老公也算得上是个谦谦君子，我拿“仁义礼智信”来对照，他也全符合。

他心地坦荡，从不会算计别人，他一心忙着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单位常常加班，很多时候节假日也不能休息，我却从未听他抱怨过一句，更不提什么加班费、奖金之类。他自己省吃俭用，对家人却不吝啬。他脾气极好，对人一团和气，从未见他与人争执。

老公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所谓的甜言蜜语。当我穿上美丽的长裙自我感觉良好，想博得他一赞时，他至多说：“可以。”别的溢美之辞可一句没有，真是惜语如金哪！我说起同事们都说岁数大了住老年公寓，不给子女增添负担，我老了也要去住老年公寓。他说：“你住什么老年公寓，跟我混吧。”虽是一句不经意的话，但我却知道那是世间最美的承诺。

他不盲从，不跟风，明显与时代落伍，却固守着自身的传统美德，说他是极品不为过吧。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踏实，不用担心他寻花问柳，不担心他花天酒地，不担心他见异思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上帝赐给我的大宝贝，一不小心落在我手上了。

亲爱的老公，你若不离，我必不弃。



中午看到朋友空间贴出这个照片，他本意是在搞笑，我却想起了贫苦的童年。

其实也不能称之为贫苦，那个年代，大家都挺困难。而且老爸是教师，有固定收入，吃饱穿暖是没问题的，比起其他小伙伴家的生活条件，似乎还颇为优越。

妈妈说我是有个有福气的人，我出生的前一天，我们村实行分田到户政策，大家的日子都越来越好过了。

说说卖冰棍的事。

那是几年级的暑假？记不清了。反正最多十多岁吧，妈妈去批了一小箱冰棍回来，让我推着串车卖。“二八杠”的自行车对我来说还太高，车后面绑了一个木制的冰棍箱，里面用小棉被包裹着再热也舍不得吃的四分钱一支的冰棍和一毛钱一支的雪糕。如果嘴馋的孩子连四分钱都拿不出，还可以用酒瓶来换。

一支冰棍可以赚一分钱，一天卖两百支就可以赚两块钱，这是个“巨额”款项。可是开口吆喝非常难，特别是刚开始时，始终张不开嘴，徘徊半天也不敢大声呼喊。天气越热，冰棍越好卖。我那时扎着羊角辫，脸晒得通红，着急得快憋出泪水来的小姑娘。总觉得做买卖是件很丢人的事，有时觉得推着车默默走都羞愧难当。可是赚钱很有诱惑，所以还会一次又一次推着车出门。

后来带上弟弟壮胆。弟弟小时候

卖冰棍

□ 居 然



虎头虎脑，憨直，勤快，对我言听计从。那次我们收获颇丰，因为换了很多酒瓶，而用酒瓶换物似乎利润更大。冰棍卖得差不多了，推着车和弟弟高兴地往家里走，悲剧发生了，沉重的“二八杠”不知为什么失去平衡，突然倒地侧翻，换来的酒瓶一下磕碎在地上，玻璃碴儿四处飞溅，弟弟也被车碰到，跌倒在玻璃碎片上，有一

块玻璃深深地插进他的膝盖处，血流如注。我从没见过那样凶猛的流血，更何况是亲爱的弟弟受伤，我完全吓傻了。

在慌乱中，弟弟反而更坚强，硬是捂住伤口，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

这份淡定勇敢，放在现在，同样大小的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做不到。

弟弟的腿伤养了很久才好，膝盖

上留下个大月牙形的伤疤。这件事之后，好像我们再也沒出去卖过冰棍，我一直觉得没有保护好弟弟，总是充满愧疚，无法释怀，而弟弟好像从未当回事。

现在成年的弟弟，瘦的成了排骨，依然憨直坚强，依然对我言听计从。而他的儿子，虎头虎脑，有单独房间来堆玩具，水果专挑进口货，冰棍只吃梦龙，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四分钱的冰棍，味道是多么美好。

有时候想想，苦难真是种珍贵的财富，饿过才知美味，困过才知酣睡一场的香甜。我深深感谢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沟沟坎坎，因为回首时，所有被跨越的困难都显得渺小无比，而我们在一步步跨越中越走越强大。因此，没有公主病，不当月光族，凉水喝得饱，帐篷睡得香，加班熬夜从来不当回事。这样的随意让人生轻松许多。

儿子又到暑假了，我计划着让他去吃些苦，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又觉得他太小了，能干什么呢？十来岁的孩子，真让他去工地搬砖，心里也舍不得。还想过让他和大山里的孩子换环境生活一个月，受些贫困，才能更珍惜现在的丰足。但各种考虑，结果还是舍不得。到了“苦”需要刻意寻找的时代，孩子是多么幸福。



农家小院即景

□ 万洪勇

瓜事犹未了，又赏园中枣。
出水少白莲，啄梨多小鸟。
石榴果实丰，秋葵花色好。
还看牵牛娇，藤蔓绊双脚。



油条辣汤话友情

□ 杨海燕

的心仪书籍。

有时，我们心情都好时，便相约到一条弄堂深处的一家油条辣汤店。有时宁请客，有时我请客，一人一碗辣汤一根油条，各一元钱，共四元钱，吃得暖心暖肺，舒畅无比。吃完，我们互相道声别，然后各奔东西，各人继续各人的生活轨迹。

我在宁面前无拘无束，他常常向他的朋友一本正经地介绍我：“这是我的哥们。”私下，他转而笑话我：“把你当男人待的，在我眼里，你不是女人啦。”我哈哈大笑：“我本来就是你的哥们啦！”

我们也有闹僵的时候，我口没遮拦，话说的重了，宁就会记在心里，转而说我无情无义，但多不计较。有时，我看他真的生气了，便让好友从中拉弯，很快，他也就不再计较我了。

近年来，我和宁各自忙碌，交往少多了，然而，友情却没有淡谈，他总是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以油条辣汤的记忆唤起我曾经的快乐时光，给我生活的信心，给我美好的感觉。

宁让我明白，生活即使简单如一碗辣汤、一根油条，也是可以快乐的。

姐家添丁

□ 毛 蛋



2017年8月18日，我的家族迎来了一个新生命，我的姐姐给我生了一个小外甥。在她怀孕时，我们就知道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个“大家伙”。果不其然，生下来足足8斤重。

和他在医院的初次见面，大家伙心里藏不住的欢喜。长辈们围绕在装着他的摇篮边讨论着他到底像谁；兄弟姐妹们商量着给他到底起个什么名字；而他的姐姐——7岁的胧月一个人在另外一张病床上蹦蹦跳跳，嘴里不停地喊着弟弟。

因为剖腹产，姐姐还显得十分虚弱。她说宝宝是有灵性的，作为妈妈的小天使，足月后在肚子里让妈妈疼了好几天，硬是要等到爸爸出差回来的那一天才迫不及待要出来，让他的爸爸能亲眼看到他来到这个世界。

我问胧月，喜不喜欢弟弟，胧月奶声奶气的告诉我：“我要保护弟弟，谁都不能欺负他。我明天把玩具带来和他一起玩，等他回家了我要和他一起睡！”我为胧月有着这样的心态感到开心，平时有些娇气甚至“蛮横”的她没有因为家里多了一个弟弟分享父母的爱而难过。

出生后的第三天，外甥第一次睁眼看见这个世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恰好我在身边，我情不自禁地和他打了个招呼：“初次见面，

百姓 故事